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二十五回 紅鬍子戲耍顧煥章 神力王調兵剿邪教

詩曰：人生名譽最為先，過眼浮雲似箭穿。苦緒豈皆因自惹，愁懷惟望故人憐。

關心花酒將十載，留意詩書只六年。

堪愧芸窗荒怠久，恥將俚句寫鸞箋。

賊人照定顧煥章一刀，顧煥章並未曾死，這是如何？列位有所不知，說書的一個嘴，寫書的一支筆，難表兩件事。何為兩件事？一個被殺的未曾死，殺人的倒死了，豈不是兩件事？因張忠舉刀要殺顧煥章，王有義在身後一瞧，說：「原來他們八卦教的人，皆非正道，皆是叛逆的賊人，又要作逆禮無君之事，我要跟他們，終必受賊人之連累。想我當初不知八卦教是如何的好處，原來都是邪教。會匪隱惡揚善，誑哄愚人，我何不把这叛國賊人殺了，改邪歸正。」想罷，掄刀就往下剁，「克嚓」一聲，張忠人頭落地，死屍栽倒。王有義又把被窩拉下來，把顧爺主僕二人放開，拿刀等候著眾餘黨。只聽跟班的張祿直嚷說：「慢慢的，不用忙，我去問老爺喝涼水不喝？」方才走到王有義面前，王有義一掄刀，「克嚓」一刀，也就把賊人砍倒。後面那些個賊眾不知為何，大家齊說：「老爺，為什麼把張祿殺了？他並去犯法。」王老爺說：「我本是大清國職官，無故跟著張忠在邪教瞎混了一年，實是可恨！我今天改邪歸正，殺死張忠主僕，你等也就趁此去也，不必前來討死！」眾人一哄而散。

王有義才用涼水，把顧爺解過來，然後又把李玉也就叫著醒過來，把馬拉過去，說：「大人上馬！」連大人的東西都給擱在馬上，然後說明瞭這一段事。顧煥章如夢方醒，才問王有義：「天地會是何人所興？供奉什麼人為主？你說說教中的規矩，我聽聽。」王有義說：「我入教年淺，在先諸事不知道。後來我聽張忠他說，當初有一個畢道成，他在江西太極觀，得受異人傳授的天書三卷：一卷名《寶錄天章》，上面是吞丹練氣；二卷名《總通萬法》，上面俱是符咒，點石成金，驅妖逐邪；三卷名《王府奇覽》，上面是長生不老、延年益壽的妙法，各種的起死回生的妙藥。常常以看病為名，因此把這會中人越聚越多。連年以來，在天下各省，蘇鬆、常鎮、蘆鳳、淮揚、福建、三江、四川、兩廣、湖南、湖北、雲貴、直隸、山東、山西、關東口外、陝、甘、涼州、寧夏等處，俱有他們天地會的公所之地。各村莊鎮店以及州城府縣，此會中人太多，不可勝計。我所說的無非是大概，我也不知確實。為首當時立教之人，在四川峨嵋山通天寶靈觀裡面招軍買馬，聚草屯糧。山下有六十四座圍子的營盤，三、六、九日看操演陣，不許咱們大清國之人進他那裡面去。如要他們會中之人私通大清國的官長，知道犯了他們的規矩，就是粉身碎骨，刨墳滅祖。我是反教歸正，求大人多多的護庇。」顧煥章說：「恩公是我的救命的恩人，我必不負你之心！」顧爺說：「李玉，咱們這個任也不去了，功名是小，國家安危是大。我自去訪訪，若是真，那時我必要替國家滅此叛賊。」說罷，吩咐李玉：「先把那兩個死屍埋了，然後帶王有義去，暫回神力王府，我去私訪此事。」

顧爺方要走，聽得樹上一響，飛身跳下一人，說：「好一個王有義！天地會大事機關喪在你的手內，你望哪裡走，我來也！」煥章一瞧，見此人身軀高大，氣勢雄偉，青綢子手絹包頭，身穿青綢子褲褂，薄底靴子；面如晚霞，手拿金背刀，說：「顧煥章等，望哪裡逃？來，來！會總爺結果你的性命！」舉金背刀就是一刀。煥章說：「小輩不可無禮，待我來！」掄短把刀相迎，二人動手。王有義要過來幫助，煥章說：「你們兩個去吧，我拿住他就走。」二人戰夠多時，不分勝敗輸贏，只見那個人就望南跑，煥章後邊就追。那人一直望正南去了，王有義也就不敢追了，一同回歸王府去了。單表顧煥章追趕下去，追了有二十多里地，他道路生，也未追上。方見道旁東邊有一座廟，坐北朝南，三個山門，上寫「三清觀」三字。月色西斜，有點口渴，來至廟門首，他想要叫門，一想黑夜多有不便，翻身上牆。只見裡面大殿裡頭擱著一張八仙桌，北邊放著一把椅子，兩邊有兩條板凳，板凳上坐著兩個小道童，俱皆年在十六七歲，坐在那裡說話。

顧爺一見，跳下牆到了院內，說：「二位道友，還未睡覺麼？」兩個童兒說：「為什麼跳牆過來，所因何故？你是作什麼的？」煥章說：「我是過路之人，夜晚趕路，口渴舌乾，求二位道友來賞一杯茶吃。」說著，坐在那椅子上。那兩個道童說：「朋友，你這就不是了。黑夜之間求水火，是為穿窬之盜也。你是作什麼的？」煥章說：「我也是一個火居道士，在家修真養性。」那個道童進內，去不多時，只見從西房內出來一個人，拿著茶壺茶碗，擱在桌上。煥章說：「道兄，廟中幾位？」那個黃面目的道童說：「我們廟內，師徒爺們七個。我弟兄六個，我叫越挺，那個叫越硬，三個越來，四個越了，五個越就，六個越弄。我們這六個字是：『挺硬來了就弄。』」顧爺用眼一瞧他，說：「你這出家人可好，一說話就出此匪言逆語。你說說我聽聽，這出家人講究修真養性的，不准出此不知世務之言。」那個道童說：「道友不可生氣，出家人養性，有人相犯，都不准望人家一般見識，你知道了？」顧爺一想，說：「好！」喝了一碗茶，把碗望地下一扔，說：「可不必生氣，出家人修真養性。」說罷，又將那個茶壺望地下一摔，摔得粉碎。煥章說：「你別生氣，出家人養性為本。」那個童兒說：「你別裝著玩啦！摔了我們的茶壺，你還說別生氣，你有多大本領？咱們過過手兒，今天你能贏了我，我便信服你！」說著，劈面一拳，照著他面門打來。煥章用拳相迎，二人在一處打夠多時。煥章心中想道：「此人必受瞭高明的傳授，若不然，拳腳這樣精通！」正想之際，旁邊那個童兒說：「師兄，你歇歇，我來與他較量較量。」那個過來動手多時，藝業也甚可以。旁邊一個童兒說：「小輩，你不可無禮，我來也！」又過來一個童兒。

方要動手，只聽的西屋裡大聲說：「顧煥章，不可與我徒弟動手，我來與你較量高低上下、勝敗輸贏！」簾子一響，躡出一個人來。煥章睜眼一看，就是他方才追趕的那個人，手使金背刀，照煥章砍來，煥章急架相迎。兩口刀上下分飛，戰有三刻之久，那人閃在一旁，說：「顧煥章，無愧人稱賽報應！我久聞大名，未能會面。白天你我由蘆溝橋一處行走，至窯窪，你進那座店內去了。我知是天地會八卦教的人在那裡等候於你，我料想他白晝不敢殺你，我在一旁哨探，至天黑夜晚，見一眾賊人出店，我在暗中跟隨。三更時分，到了密鬆林，我在樹上觀看。我本有心要救你，不想王有義將賊人殺死。你二人在那裡談心，我故以言語相戲，將你引到此處，我故叫徒弟試試你的本領如何。剛才你我一交手，就知尊駕能耐出眾，武藝超群，我有極大一場功名富貴送給與你。」說罷，叫徒弟把西屋的燈給點著了，說：「請到屋內落座，喝酒再敘。」

煥章隨同那人進西廂房屋內，西牆放八仙桌兒一張，一邊擱著一把椅子，牆上掛著一張條山畫，畫的是嶺上孤鬆，配著對聯一副，寫的是：斗室堪留知己，杯茶盡可談心。